



中庸講記之十四（上）

◎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中庸》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以前所講的「君子之道」，包括「造端乎夫婦」《中庸第12章》及上一章的道理，大部分都是在講後天的修身以及齊家的課程；後面三章——第17、18、19章，全是講孝道，談論

關於舜帝、文王、武王、周公的孝，第20章是「哀公問政」，第21章則是談「誠」。

從文王、武王（西周）到孔子（東周）的時代，中間是相當長的時間，所以要慎終追遠，這是一種無形的感應；因此第16章是相當重要的「轉」，所謂起承轉合的轉，要如何「轉」？就要講到鬼神，要講無形的道理。

我們今天修辦道，道的尊貴也是無形象的，然而無形象又要如何達到天人感應？這就是此章相當重要之處，亦即講到鬼神之德。此章分為五個階段作推演。

《中庸》第十六章（一）：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
乎！」

第一節 鬼神之為德，佈滿宇宙，
充塞無間；至無而含藏天下之至有，
至虛而包統天下之至實，以明道在
人身，其性情功效，天人一貫。

讀懂經句

❶ 鬼神：蓋以氣言，氣本陰陽，然不
曰陰陽，而曰鬼神，其變化之妙，
人莫能測，自有其良能之處也。夫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氣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蓋以氣言，氣本陰陽，然不曰
陰陽，而曰鬼神」，理、氣、象三天，
以文字、語言，只能講到氣，推理也
只能推到太極，即陰陽；孔子在此段
不說陰陽而說鬼神。

「其變化之妙，人莫能測」，鬼
神能變，人無法推測，因其無形故變
化無限；人或萬物都是有形的，所以
變化有限。例如：植物是循著四時春
夏秋冬而有所變化，我們都感受得到、
看得出來；人的變化也看得出來，因
為人有生老病死，所以有形的變化是
有限的。

「自有其良能之處也」，良能即
是《孟子·盡心上》所說：「人之所
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人不學
就能知道的。所以說，鬼神讓我們能
感受得出來的是什麼呢？這就是不學
而能者，這是一種感應；我們每個
人都能感受得到、有感應，但感應要
如何才能顯露得出來？這是無法推想
出來的！有許多是我們感受得到，卻
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這就是有良
能之處。

「夫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
之靈也」，「鬼」這個文字看似很不
文雅，其實鬼是陰之靈也；是屬陰的，
會靈，與「神者，陽之靈」是一樣的
東西。鬼與神是同樣的東西，也是靈，
不是轉化，而是一個時間性的。

「氣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
鬼」，伸而不屈，《道脈圖解》提到：
「凡陽升，萬物皆伸；陰降，萬物皆
縮。伸者，生也；縮者，死也。」陽
升則萬物都伸出來，伸而不屈；屈就
是縮進來，縮者死也。伸就是生，伸
就是神。鬼者就是歸也，回去就是歸；
人的生命壽命結束，就是屬於鬼，就
是陰之靈也。這是讓我們知道鬼神初
步的道理（後面會再深入推演）。但

是鬼神是氣，氣就是數，有天數，是有時間性的，現在所講的，都是會變化的東西，都是有數的。

②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性情者良能也；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萬物自無而有曰造，功用之始也；自有而無者曰化，功用之終也。得乎天而不假學慮，故曰德。

「猶言性情功效，性情者良能也」，所謂「道者德之用也」，德就是性情功效，性情就是良能，即前面所提《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性情是自然的，萬物的生長與人的生長一樣，都是大自然的，不是造作的；人不是以其它東西可以做出來的，這就是自然的，人的成長也都是自然的；所有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的生長，都一樣是自然的。此處所說的「性情」就是良能。

「蓋陰順陽健者性也」，順即純陰，健是純陽；純陰本來是無法生長東西的，《易經·坤·彖傳》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即順，即純陰，是無法生東西的，因此順要承天，要與健（純陽）合起來才行，兩者的意思是一樣的，所以說順；有句道理：「乾以施之，坤則受之，

交接之間，一氣而已。」《周易集註》有所對待，才能生發；乾即純陽，須施之以氣，才能生出東西。

「陽施陰受者情也」，性與情，合在一起才能生東西出來。德即生，其功用就是生。交接之間，一氣而已。常言「二氣對待，一氣流行」，有合在一起，一氣才能流行。此道理亦即老前人常講的，胎兒是純陽的，其氣為浩然之氣，所以說是赤子之心；嬰兒待十個月懷胎生出來之後，此時呼吸進來的氣為生命與後天兩個交接之時，即為一氣流行；所以說伸者為神，每個人都有神，即指元神。我們了解這個道理是性情功效，而德的用意也是在此。

「萬物自無而有曰造，功用之始也」，本來都是無，純陽、純陰原本都是無，但當二氣對待交接之間，一氣而已，東西就生出來了，即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要配合乾才有辦法；天地與乾坤是同樣的意思，地須承受天施之的一氣，才變成一氣流行。大家了解性是怎麼來的？性原來是純善、純陽、純陰，合在一起即一氣，就變成後天情，所以人變成有七情。七情本來是好的，我們讀過《中庸》

說的「之未發」，這是好的；但後來又變成七情六慾，才落到欲界，因此而無法回去。若要解釋「德」，即為性情功效。所以說「萬物自無而有曰造，功用之始也」，其作用就是這樣來的。

「自有而無者曰化，功用之終也」，萬事萬物都是有數的，難逃天地之數；天地給我們的二氣是有形的，天地無法給我們不生不滅的東西，因為其本身也是有數，天地給我們的東西都落在陰陽，都難逃天之數，其功用都有結束的一日。

「得乎天而不假學慮，故曰德」，我們現在是「靠天在吃飯」，靠天一氣流行。孟子所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即我們不必學就能知道、就會做，不必思考就能懂。《大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不必先學會生兒育女才出嫁，如同嬰兒出生就知道要吃東西，這都是本能，不必去學。

由這些現象，讓我們體悟出一個道理：鬼神的德，不是去學來的，是自然而然的、是無為的。所以說為什麼修道要無為？原因即在此，這才是

天性的流露。鬼神的德行，就是在這個地方。以前老前人常講《周易·繫辭上傳》：「……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我們都想知道鬼神的情形、鬼神的形狀，但鬼神是無形的、看不見的，只能感受得到；不要把鬼想得那麼難看，鬼為陰之靈也。但一般講到鬼，心裡很難受，講到神，心情很高興。

講到人及萬物的形成，精屬陰，氣屬陽，我們人的身上也有鬼神在；一旦離開世間，就變成鬼，名詞變了，主要是已屬陰了。現在的本性是屬陽，故曰神。這兩樣東西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種東西。

老前人解釋：遊魂是本性。這有其道理，魂魄都是屬氣，為何說遊魂是本性？因為本性會有變化，這個變化是無窮盡的；我們無法體會出鬼神的變化，卻能體會並看得出人的變化。但因人受到物形的限制，在身體內的變化是屬於形相的，譬如：喜怒哀樂愛惡欲，都會在身體上展現出來，高興時是什麼樣子，生氣時又是什麼樣子，這個氣自然地展現出來，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大學》，都會從外表顯露出來。我們是受限制的，

我們的心是心猿意馬，一下子飛東，一下子飛西，但真的飛得出去嗎？因為我們受到物形的限制，所以飛得再遠都還得收回來，人都受到物形的拘束。鬼神就不一樣了，要飛到哪裡都可以，其變化之妙，人莫能測，是無法料想得到，所以我們要知道鬼神的作用。

「得乎天而不假學慮，故曰德」，這都是天性的流露，叫做性情功效，這是鬼神的德。「其盛矣乎」，我們無法以思考去預料、預測，只能感受到其最極點的德性顯化。

依經演繹

1.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記·祭義 19》

宰我是齊國的大夫，也是孔子的學生。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宰我說：「我聽到鬼神的字，但不知道其含意是在講什麼？」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孔子回答：「氣是落在後天之後，人剛出生時，其氣及神是最充足、最十

足、最貫滿的時候，也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人剛出生時是香的、是好的，其氣是貫滿的，正所謂香氣四溢。老前人常說，老人家在一起時，其味道與嬰兒是不一樣的；剛出生的嬰兒，人人都相爭著抱，其香味是天然的道味、本來的味道，因為此時人的氣是最貫滿的、神是十足的，無缺陷的、無缺點的。

「魄也者，鬼之盛也」，三魂七魄，魄在身上，有此在形體時，陰氣很重，鬼氣十足。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我們在講道理教化人家時，要讓人家知道，什麼時候屬於鬼，什麼時候屬於神，這是基本的，也是教化人最高的一個原則。為什麼要教化人們，讓他們知道有鬼神的存在？因為世人若不知道有所謂的鬼神，則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同時也會認為：人不必修道，反正死了就一了百了，什麼都不存在了。鬼神並無分好壞，鬼是屬於陰的，看是在什麼階段。鬼者歸也，人死了就是鬼，但我們不說鬼，會說「某人做神了」，這是自欺欺人，過世後已屬陰了，就是鬼。人在世時，是伸者生也，會生長；縮的時候就是屈，《理

數合解》也有講過這個道理，伸而不屈，因為生屬陽，死屬陰，所以我們講道理時，一定要講這個基本觀念，要相信這無形的存在。若離開了無形的，則所講的道理就屬於後天的，會有所偏差，講到後天的人事方面，這不是教化的真義。

2. 人之道心，出於氣表，貫乎氣中，號曰「元神」。此神無時不與理天相通，惟神能通；然通而不知其通，不得大通終通者，氣累之也。人之人心，處於身中，號曰「識神」。此神無時不與氣天相通，惟氣能通；亦通而不知其通，不得大通終通者，慾累之也。《理數合解·三易探原》

這是十五代祖北海老人所說的一段道理。「人之道心，出於氣表，貫乎氣中，號曰『元神』」，元神就是赤子心；「出於氣表」是說出來之時，氣表露了出來，主要這氣是浩然之氣，是原來的氣，屬純陰、純陽下來兩氣相合之氣，現在講的氣是這個氣，也就是率性，所謂「率性之謂道」《中庸》。要如何率性？率性不是那麼簡單，一定要「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太上清靜經》，才能達到率性。常言：「率性就是天性的流露。」

大家想想看，天性能自自然然地流露出來嗎？天性的流露，是瞬間的，就像一時看到現場的一幕情景。例如：看到有個小孩差點被車撞到，我們當下「啊～」地叫了出來，這就是率性，是惻隱之心、是慈悲心，在此時顯露無遺，但這只是瞬間而已，境過了就又恢復了。當遇到事情的時候就會率性，亦即生出惻隱憐憫之心，看到別人有危險時，或看到別人幾乎要跌倒時，天性的心就會自然流露出來。這種心在平時卻不會顯現，因為平時會考慮到：當我要救人時，會不會反而被人誤會而害了自己？就像報紙所寫，救了車禍中受傷的人，反而被誤認是肇事者；所以會事先考慮到很多情況，這樣就不是率性。由此可知，元神做事時都是很直接的，是不經過思慮、思考的，才叫率性，即良知良能；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事，很多時候也都是天性的流露，但人與人相處之間，要自性的流露就有困難了，為何無法達到道心的境界？原因即在這裡。

「此神無時不與理天相通，惟神能通」，元神、道心，是與理天相通

的，天性的流露是與理天相通的，即先天心。人能像佛祖一樣發大慈大悲的心，都是與理天相通的；因為本來就是從理天來的，都沒有變，所以只有元神才能與理天相通。識神就無法與理天相通了，識神會加以思考，再想一下、再猶豫一下，路就塞住了。

「然通而不知其通」，為何我們今天修辦道，道場須莊嚴？就是要與天相通；能由內心發出誠信，一定能與理天相通。當我們在辦道務時，如獻供、請壇，我們知道有與天相通嗎？我們的感受若沒有想到與天相通時，這樣才有通；假如我們想要與天相通，這樣就沒相通了，因為有所執著了。

「不得大通終通者，氣累之也」，大通即無阻無礙。終通即無執著，終者始終如一，無執著才能通。為何人有妄想、有執著？因為被氣累著了，人有陽的氣及陰的氣，二氣也會「談判」，這就被氣累著了，無法一氣流行，也就是氣累之也。氣到氣天就會變，所以這也就是神鬼會變的原因，有時變好，有時變壞，因為有對待；若是在理天，就無對待，道心是直通理天，我們的神要與理天相通，才是道心。

「人之人心，處於身中，號曰『識神』」，人的心在身體裡面，鬼神都在我們身體裡面，而身體裡面我們常常依靠的是識神，識神是後天的，屬於後天心。我們所有的一切道務計劃，都是識神在計劃的；若是以元神計劃，道務就不是這樣了，而是自然地流露，要做什麼事情，大家都會一起來完成，自然而然一切都會很順暢。然而識神當事，就必須先將事情做分配，交待給每個人去做，各自負責什麼，都得先說清楚，因為有人心在作用。為什麼小孩子能有赤子心？因為他什麼都不懂；有句話講：「佛曰不可說。」落入語言，就有種種問題出來；識即懂，懂得好壞、善惡、是非，什麼都懂了，懂了就很麻煩了，就變後天。

「此神無時不與氣天相通，惟氣能通」，識神無時不與氣天相通，但無法達到理天。所以我們現在做事，往往以人事在安排，這都是到氣天而已；在氣天也不壞，能純然到氣，也還算很好。

「亦通而不知其通，不得大通終通者，慾累之也」，我們這點浩然之氣若能與理天相通，則是正氣衝天；這浩然之氣若能與理天大通特通，是



很好的，但我們還是無法達到，因為我們被世俗的慾念給累著了。我們會計算得失利弊，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考慮，無法見義勇為，這就是被後天的物慾給汙染了。所有思想都是「做人未曾想贏，要先想輸」，這就是得失心。辦道務能這樣嗎？辦道務不需要算成本的，辦道務不需要算效率的，最主要是每個人要能發心；普度眾生，要能諄諄善誘、苦口婆心，而不是總計劃著想要度多少人、想要做多少事，做當然一定要去做，不可以沒做，但是這個成績不是我們在計算的，人一定要盡心。

為何現在要講效率？因為大家都以後天心在做事，不講效率，就會變成得過且過，如同「一起吃大鍋飯」，不論誰賺的、誰做的，反正都算我一份，這樣就麻煩了！這也只是一個方便法，辦道務的方便法，因為世俗之人的觀念都是這樣，所以沒有這麼做不行，這叫引迷一定要入悟，這雖然是迷，但沒這麼做又不行，所以要用組織、用規劃來圈住，像桶箍一樣圈住，使之習慣變自然。這雖然是末法，但世俗的人都這樣，這都是慾之累也。

（續下期）